

## 譯者序

哲學玄問難曉，以哲學家而又能文章者爲之，則不難使讀者較易於悟解，有如此作是也。此書討論重要哲學妙題，作者是若特及斯特拉琪兩君，既深於哲學，又皆以能文章顯名於世，而若特所撰之哲學著作尤多，今與斯特拉琪同撰一組哲學問答，先以無線電廣播於衆，其後彙輯印出，以廣其傳，稱爲飯後哲學。以極妙之文章，達極難達之哲學思想，詞淺而意深，間或出以談諧，尤能起讀者興趣，又往往有手揮目送，柳暗花明之妙，誠爲難能可貴之作矣。予嘗譯第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之哲學部兩冊，既脫稿，則欲得最新近最能達意之哲學小著作，以觀近日對於哲學之幾個重要問題如不接連因果，自由意志等作何處置，或有何新趨勢，今此作適討論及之，故亟譯之，以就正於吾國之注意於哲學者。

民國十七年戊辰夏至後六日新會伍光建光序

## 注意

這本書裏頭的問答，原是當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間，每兩星期用無線電廣播一次的，我所持的理論，並不自稱有了結束，雖斯特拉琪常不能看見有什麼漏洞，其實並不是永無漏洞的，即使達到結論的時候，似乎是並不能駁倒。讀者原不必恐怖，哲學家所取的許多地位，是不能反證或駁倒的，然而絕無理性可以相信是真的，故此有好幾位通信人，堅持某某信仰，以為是真的，堅持其所相信的某某種事，以為是對的，並不是因為這許多人曾經考察過一反一正兩方面的理論，用討論去證驗過，或用經驗去證實過，而因為他們是在地球上某地點，某臥室內，於某日某時產生。是以他們反射合於他們的地方和他們的時代的見解，倘若他們被這幾篇問答所引誘，而重新整理他們的相信，因此而得有效果。比於道聽途說的，傳統的，或流俗的信仰，較為有可靠的根基。我們這幾番問答，無論其為真理，抑或是強詞奪理，也不枉用無線電廣播一番了。若特記。

## 原序

若特君（或斯特拉琪君）初起提議，當曲院演劇和 Tango 跳舞之間，將哲學作為一種合宜的論說，用無線電廣播於二百萬英國人家裏的時候，人家聽了未免要發中風病。我說道英國人並不要聽什麼哲學，他們之中有幾個人是有宗教的，有許多人是相信所謂（近是的）科學，也有許多人是既無哲學又無科學的，兩樣學問都看不起，他們當哲學家是德國人，或不如德國人，但斯君或若君說這些問答，其實並不是哲學，不過是輕鬆的小品，不過是開拓心胸的酒，於是我就追想起我的老師（其後是 Percival 主教）議論 Luddi，這位老師說道，無論怎樣也能令高教派的人，讀他們的聖經，於是若君斯君的辨駁就有了規劃，作為試驗，居然也成效。當此系問答發起的某一個月之間，我試計過關於這件事通信人的數目，見得有十六個人，反對這種無理或那種無理，都是他們在理論中看出來的，有五十三個人，卻不憚煩難，寫信恭維這系問答，從此以後常有人寫信表示他們看重

的意思，見於大英廣播公司總局的往來函牘中，可見得有許多人，當筵宴中很喜歡咀嚼思想骨頭的滋味，可見得我們相信的不差。那十六位裏頭有幾位表示不滿意，說兩君的討論無結束，這句話自然不是對兩君說的，是對那些不甚能窺見奧妙，或信心不甚堅的人說的。據我所能記得的說，卻無人寫信來說，自從聽過若特的議論之後，我已經不要在聖安瑪 (St. Thomas) 教堂聽講經的座位了。據我想來，既無什麼人，亦無什麼事，曾經真正受過這兩君問答的驚動，實受驚動的，不過是幾條舊時的，不言自明和陳腐無味的話。這種東西，久久的不受驚動，原是件好事，等到若特君驚動過他們之後，他們更好重新登其大寶。

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斯託巴特 (J. C. Stohart) 序

# 飯後哲學

## 介紹文

有哲學之需要（此篇介紹文，原是一系無線電談話的一篇，此談話的題目，是生活之術。）

在一系生活（或涉世）談裏邊，抽出一篇來，擱在談論有哲學之需要。乍然一看，似乎多少要說個理由，現在哲學佔在一個不甚好的地位，一方面有科學入犯，一方面又有心理學長大。近年的哲學，已經不趨時的了，許多人都以為哲學太過無興趣，太過無效果，太過不合口味了。有許多人說哲學同人生無相干，而且哲學的效果，不出兩途：不是不真確，就是真確，若果是真確的話，也是同實事離得太遠了。這樣的話，若是說哲學並不能替我們解決許多人生日用的實行問題，這句話是要承認的；若以為人生是一宗技藝（或技術），則哲學

家並不是人生的技術家，研究哲學，並不能使人得了人生在世的專門手術的知識。若當人生如一局棋，哲學又不授人以妙訣，倘若哲學家自稱，謂學者若是研究哲學著作，就可以造就學者出而問世，這就是未免言過其實了。哲學知識，並不直接潛移默涉的事業，讀者試看哲學家就可以證明的了。譬如說一位政治哲學家，我們看來，並不見得他比一位公民，或一位政治家好，他所做出的事功，並不見得比他的鄰居們好。譬如說玄學（形而上之學）家，他們對於諸多問題，並不能示人以一宗衆人皆以爲然，和可以證明是的確的答覆。例如宇宙是如何發起，宇宙的工作，是否如一部機器的工作，究竟有無一位上帝，究竟有無物質是也。說到倫理學哲學家，他們的道德，並不見得比平常人的道德好，尤其是他們的哲學的脾氣性質，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。倫理學哲學家，並不見得涵養比別人好，他若是弄斷了鞋帶，也是會發脾氣的，他若是坐在針尖上，也是要破口罵的，同平常人一樣。說到極地，自從世界有人研究道德起，以至今日爲止，即使這位哲學家，將所有古今來發表過的倫理系統，都曉得清清楚楚，不見得就能够使這位哲學家變作好人。況且用心思想，又並不能使他變作一

個快樂人。若是從反面說過來，我們頗有好理由揣度歡樂和知識，是往往不能並立的。是以到了這個時候，我們還是同從前希臘人發表的一句話的時候的情形一樣，我們究竟是作一頭快活豬好，還是作一個不快樂的蘇格拉底（Socrates）的好。我們究竟要選擇那一樣，但是我們不必因為這一件事體而發愁，因為快樂是不是唯一可欲的事，原是一個哲學問題，能有多數答覆的。

這一段議論的結果，就是演講哲學的人，一碰見有人問他哲學有什麼好處，卻不能有多少違心承認哲學並無什麼直接價值；既不如心靈分析能使人窺見朋友們的祕密思想，又如文學能使人有知性的會談的合宜話柄，亦不如科學能使人坐汽車。

第二層有許多入說，哲學達不到什麼具體的效果。在當今世界，這一句責備哲學的話，是很重要的。因為當今世界，世人大抵都是為口腹和錢包的見解所指揮，無論人家貢獻什麼，都是要求當面交貨的。若所謂貨，是指自有思辯以來，迷惑人類的全數問題的一全套的人皆一致的答復，我們則必要承認，哲學並不能交貨，哲學家的專功，與眾不同，在他種學問

裏頭，是前人立基礎，後人在上面建築。哲學家卻不然，他們的精力，往往用以毀壞前人的事功，駁他們的假設（臆定），疑惑他們的結論，世上並無一宗是全數哲學家同意的哲學。例如乘數表則不然，是全數算學家所共同表同意的，況且有許多哲學家的爭辨，與爭辨他們所爭辨的究竟是什麼東西，故此發生一句挖苦哲學家的話，說哲學家如同一個瞎子，在一間黑屋子裏，找一個並不在那裏的一個黑貓。雖然這樣說，究竟哲學還是一宗是古最老的科學，我們應該敬老，應該衛護他的。作者已經坦白說明反對哲學種種的話，指出反對的話的根據之後，此時要試看看，哲學有什麼辯護的話。

第一層，反對的人說，哲學達不到有定的結論，這一句話雖用另一宗意義，原可以當作真確，只有用匹克廚克（Pickwickian）意義（迂拘之意 譯者註）則是真確，全數科學初發生時，皆是哲學，當希臘時代，天文算學，生物學，物理學，皆是哲學的支派，只要此諸多科學，還是有純粹思辯的品性，則仍然還算是哲學，雖然這樣說，一旦只要曉得科學中，有某種有定的事物，從此就與哲學分離，變作分立的科學了，故此哲學很像一位不幸的教書先生，



只要學生發現有進步，就必定要同這個學生分手了。凡是有定的知識，在哲學裏頭並沒得位置，學者原是因為哲學有他的極其高超之處，與冥頑的事實不同，故此覺得其中有無限若干引人入勝之處。

我們現在姑且作為哲學是完全無結束的，作為是永遠不增加，且不能增加。我們對於宇宙的消息（知識），作者卻要發問，難道哲學就毫無價值嗎？倘若我們把哲學定一個最低的價值，凡是有人加在哲學身上的極壞的話，我們都一一承認，哲學仍然不失其為一種遊戲，這種遊戲，是要揭露出諸多理由。為什麼我們靠本能而願意相信的事體，但是要求這許多理由，也是一種本能，原是知性的好奇的本能，這一種本能，惟有哲學能使我們充分滿意。

我們都承認我們的身體是要體操，纔能保康健，故此功利學派，也稱讚足球，拳術，及各種體操。我們卻要曉得身體既要操縱，心靈也要操縱，哲學就是心靈的操縱。說到操練心靈，叫他熟習，再沒有比哲學更好的了，操練心靈的法子，就是辯論和辯證，辯論是一種玩笑的事，

無論什麼別的辯論，都趕不上哲學的辯論，其所以引人入勝的地方，就是因爲其無結束。無論什麼關於事實的辯論，只要一旦曉得事實，這種辯論立刻就忽然到了盡頭。譬如說，你同一個人辯論火車從某處開行到某處的時刻，你們兩個人只管爭辯，到後來，總有一個人把火車開行時刻表取來作證，一對證，就沒得再辯論的餘地了。故此無論什麼辯論（除哲學辯論不計外），都是被那位曉得事實有知識的所操縱，一舉出事實來，立刻就用不着知性。停止操練知性，哲學原是唯一的一種研究，其中並沒有一事物，是吾人所能真知的，是以能够免得研究學的人，不受事實的知識所限制。

但是哲學並不止是一種遊戲，哲學潛移我們的一生，是極其深遠的，比心靈操練的潛力更大。這種哲學的實用潛力，有兩種發現的方法：哲學先拿一件極平常的東西，告訴學者，我們對於這件東西，曉得很少，比我們所期望的少得多。譬如拿一把椅子來說，常識見得這把椅子上有四條木腿，上面有一塊四方木板，若是用哲學反省，卻能够表明這是在上帝心中的一個觀念，是多數靈魂的一個殖民地，是聚攏許多感覺的底數（事實），是我們自己的

一片心理學，或是絕對的一種變態。哲學能夠給我們許多好理由，揣度這把椅子，是以上所說的每一種事物，是全數這許多事物。哲學雖然不能夠證實這把椅子究竟是那一種事物，至少也能夠證定他是不過是一把椅。從這樣的觀念看過去，哲學的價值，居多是在乎哲學的無定性，凡是一個不曉得哲學的人，過了一世，都是被成見束縛住了，他的偏好和習慣的信仰，都是從他所生長的社會，所在的時代得來的。倘若他生長在土耳其，就相信一夫四妻是應該的事；倘若他生長在英國，就相信一夫一妻，是正常的；他若是生長在紀元前三百年，就相信太陽是環地球走的；倘若生在一九〇〇年間，他就不相信，這個人所固執的見解，全不是獨立思想的結果，所有他的見解，都不過是當時的習俗和成見的反省，並不是根據理性生長的。從這種人看來，只見得世界漸漸趨向到無意味地位，一見便明白的地位。他看見平常的物件，並不會發問的，若看見不習慣的可能，就很看不起，不去理會。哲學卻不是這樣，專要從向來以為是不證自明的，發生疑問，把驚奇的感覺，常要他活潑潑的，仍然把世界的祕奧，歸還世界，一件事物既然是如此有了一種定性，我們偏要消去這種定性，當作這既

然的事物，或者可以不必如此，而可以如彼。既是這樣，這件事物的可能性，豈不是大大的增加了嗎？這樣看來，人生纔有更多的意味，卻並不是因為答復所發生的問題得有意思，只因發生如是諸多問題的手續，就能够解放我們不受事實節制，送我們到自由思想區域的門檻。

第二層，哲學因研究大問題，開豁我們的心胸，終久且能够開拓我們的品性。哲學把全個知識世界，作為用武之地，哲學所研究的，都是終極問題，同我們的休戚有極其深遠的關係。哲學籌備研究這諸多問題，必要借助最新鮮的知識作利器，專門科學所得的效果都要包括在內。哲學家並不詰問這樣的效果，在各科學範圍中，這樣的效果，是正確的，是無疑的了。但是哲學家要詰問，在更大的範圍裏面，可是什麼意義呢？哲學家說道：「生物學家告訴我，這一件事，似乎是指出一種宇宙；但是物理學家，卻告訴我，那一件事，似乎提議（啓發）另外一種宇宙，究竟這一件，和那一件，實在是互相矛盾的，抑或是其中還有一宗較深的譯解，可以兼容這兩說的呢？無論如何，這兩件事，關於答復許多問題，有什麼指示呢？這許多問

題，自從有思想發生以來，就擾動吾人，況且這許多問題，既是似乎是不能解決的，等到思想終止的時候，還要擾動吾人嗎？（今旁插一問，思想究能終止嗎？）哲學家在科學研究所發現的光線中，要向前重新考慮這許多問題。譬如問宇宙究竟有無任何規劃或目的呢？抑或是不過許多原子的偶然匯合呢？心靈是不是宇宙的一個根本的面目呢？是不是我們到底要用心靈譯解其餘呢？抑或心靈不過是一個偶然在最初時期的黏泥中的一種旋渦，預定有一天走完他的無方針的路程。這種旋渦，當初起程的時候，是無聲無臭，無意無識的，等到走完的時候，也是一樣無聲無臭，無意無識的呢？世界上有善有惡，這善惡究竟是不是實在的要素，是不是終極的要素，並不是因為有人，然後有存在的呢？抑或不過是名詞，我們以為然的，就叫作善，我們不以為然的，就叫作惡的呢？「哲學是要公公道道的研究這許多問題，既不想望達到某種結果來安慰我們的心，或恭維我們人類自大自傲的妄想，亦不想望製造一個世界來湊合人類欲望的。哲學並不想作這等事，哲學對於客觀的事實，是要努力維持一種謙抑的態度，要小畏不狗情，揭露真理。凡人既是費了許多時候，研究這種與個人無

關的許多問題，一走入行爲世界，和情緒世界，就不能不維持多少相同的無偏私和自由。因爲考慮這許多根本問題，纔曉得我們所真正曉得的，實在是很少。哲學家是故承認反對見解的可能，因爲反對的見解，和他的見解，彼此有或多或少的真實，所以哲學產生一種優容態度。不肯分清是與非，善與惡，真與假。哲學家的態度對於自己作過的事體，和自己所抱的見解，與他人相反的行爲，和相反的思想間，不作同樣的分清，且抱持一種態度，以爲世界既是全數的許多不同所造成的，真理也是全數許多意見所造成的。最後一層，因爲最與根本上有關係的許多問題，既然是未曾求得衆人一致的答復，是以此件事實，在篤實的思想家中，不能不啓發一種意思。所有自古來以至於今，已經造成的許多系統，都是有多少的不真實，有許多人全無哲學意味的，對於全數許多問題，不甚能證實的，就往往偏於改變他們的臆測，當作武斷的話，替代知識。哲學家卻不然，甘心承認他的所謂知識是屬於猜度的。看見狂信，執迷和武斷，不獨當作是無禮的事，且當作是陷害真理的事。故此哲學的寶貴，在乎其所研究的許多問題本身，和研究哲學的方法，並不在乎哲學所提出的答復。因爲人心

冥想宇宙的偉大，人心因此也建立偉大事功，我們的所作所爲大抵都不能出乎猥瑣目的，和渴望圈子之外。這個圈子造成一種監獄，拘禁我們的每日的生活，有哲學思想，就能够跳出這個圈子外，既是能這樣，我們就忘記了許多擾動神經的諸多不足和難受的感覺，這都是小己的事，我們從此就同比小己更大的事物相交接。若推到實行方面，人心的偉大，就產生兼容、公道、悟解諸多屬性。今日的世界的最重要希望，就在乎這許多屬性的生長。

若特 (J. E. M. Joad) 撰

# 目次

譯者序

注意

原序

介紹文

- 第一章 勇敢不過是一種畏葸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無論那本書並不見得比任何其他一本書好……………一二
- 第三章 進步的意義人不見得比猴子好……………二二
- 第四章 你不能作你不要作的事也不要你所不能作的事……………三四
- 第五章 物無存在惟有你想及物則有存在……………五一
- 第六章 物品是永遠不變的……………六五



第七章 真就是美美就是真·····	七六
第八章 邏輯的謎·····	八八